

写于 1980 年 4 月

未名湖，你听我说……

王友琴

我站在你的面前。

我的鞋子沾满了灰尘，因为我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程——当然，不仅是用脚，还用我的心，我的生命。

我到过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湖的洞庭，也到过两千米高原上的滇池。我觉得你太小了，小得像一片旅行用的镜子。

我喜欢镜子，在镜子里能看见世界和我自己。

丁香正在开放，紫的和白的，香气醉人。我走进了图书馆。我不敢走得太快，因为门厅的水磨石地面打过蜡，太滑太滑。我忽然想起，在我们那间用竹篱笆建的知青宿舍，每晚就着煤油灯坐在小板凳上看书，煤油灯和书放在床上，双脚把床底下的黄土地蹬出了两个大坑。

清洁女工用棕毛刷子蘸着肥皂水，洗刷长长的走廊，白色的、小小的泡沫，破灭在嵌金线的绿白花地上。第一次看见，我感到惊讶。第二次看见，我的脚步停了一下。第三次，我看都不看就走了过去。

我感到了恐惧，人的心也会打上蜡的吗？

除了封冻的冬日，你是永远睁着明净的眼睛的。宝塔、石舫，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红色水泥石碑和湖心岛上的射电天文望远镜，都落进了你的清波。柳条划破了水中的蓝天。

这里原是乾隆宠臣和珅的花园。我在书上读到过，和珅失宠后被抄得的家产价值十亿两白银，是历史上以攫取财物出名的官僚。宝塔是燕京大学的水塔，为了美观，修成一副精致的模样，用的是可耻的“庚子赔款”的钱。历史常常捉弄人，一湖一塔，你们都是一个可悲的年代的产物，今天，却是北大校园里最美的所在。

我收到了那么多信，就因为我在高考中比别人多得了一些分数。一些空洞的数字。没有什么，我经受过十年歧视，我懂得什么是自己真正的价值。人不见得都像铁罐子里的玉米豆，撤去压力就爆成玉米花。我希望自己像树，埋在地下变成了煤，虽然失去了青枝绿叶，挖出来却还能燃烧。

有一个有名的女作家，她说我“超脱”。

可惜，超而不脱。

有一封来信，使我沉思了很久很久。

厚厚的，用不同的纸杂凑写成的信。陌生的地名，陌生的笔迹，陌生的姓名，可是故事是熟悉的。一个农村姑娘，她不是合法婚姻的产儿，母亲独自拉扯她在艰辛中长大；她努力学习，可是《一个小学生的日记》发表以后，几个男孩子在田野上打她，咒骂她，说是因为她才使他们显得不好。她当了临时工，某领导要侮辱她，她拒绝了，也被解雇了。她下决心考学校，奋斗了八个月，可是，分数不够……

她没有问我考大学的“诀窍”，也不曾盘问我的私事，她坦率地说，“只是为了把这些说出来。”

她的信在我手上越来越重。

风吹过来，摇碎了湖中的倒影。草地上，新添了绿色的长椅。紫罗兰色的野花在椅子脚下悄然开放。一切都宁静而平淡，可烦恼的似乎只有食堂排队太长和找个晚自习的座位不容易。学费、医疗费、生活费，以至将来的职业，都不用我们操心。

“叮呤——”上课的电铃声响了。不，这是一阵急促的哨子声，然后是一声长腔长调的“割胶班，上工罗……”

黑洞洞的，天还没亮。我从吱呀直响的竹床上跳起来，胡乱穿上衣服，系紧防蛇和蚂蚁的粗布袜子，挑起胶桶就走。在食堂买一盒稀饭，加进一撮咸盐，放在桶里，沿着左绕右拐的小路上山去。

曙光微露。我拔出割胶刀，下刀、行刀、收刀、摆杯子、取杯子、跑……重复几百次。腰直不起来了，就哈着腰跑，一直跑到开头的那棵树下，捧起饭盒，搅匀盐巴，吃着稀饭，等着收胶。

有一次买到了糖，我加在稀饭里，可是割完胶一看，饭盒上密密匝匝的全是蚂蚁。我用手背擦着满脸汗水，丢下饭盒，看着那一滴一滴流进瓷碗的白色的、纯净的、像牛奶一样的橡胶汁。

五千九百块钱一吨的干橡胶片就是这样用一滴一滴的胶乳提炼的。我做了五年的割胶工，我真希望我曾创造的财富可以支付我在学校的费用。

我不能因为我是“考”进来的，便问心无愧地享有你身边的一切。我知道不可能有什么“免费”，问题只在钱由谁出罢了。

枝叶窸窣，是你的树林在歌唱。新叶在微风中摇荡，叩打着精神的帘幕。我觉得它和我的橡胶树的喧哗是一模一样的。

高高低低的石块围绕着你，还有那些从圆明园废墟上搬来的石碑，岁月模糊着它

们精细的雕刻。凝固的石头和流动的水，究竟谁的生命更长久？

人流从教室里涌出来，又涌进去另外一股。铁腿的桌椅乒乒乓乓直响。老师们正在擦黑板。这也是北大的传统吗？我记得在中学和小学里，我们总是抢着去擦黑板的。

他们打开厚厚的讲稿，开始讲课。

流动在教室里的是什么？目光、话音，还有各种各样的知识。

知识是可以传授的，但是灵魂呢？需要我们自己做选择。

“你为什么要选择文科呢？没有意思。”有个学工程科学的同学对我说。

我没有回答，却专心致志地学习使用手里的计算器。CASIO，160型，多么奇妙的小东西。

淡绿色的数字从显示窗里一个一个跳出来。我想，他的话也许是对的。

我按了键6，要它的阶乘。6! =? 我马上知道了。

我还想要26!，我又按了键钮，显示窗却黑洞洞的，什么也没有出现。

“你要等一等。”

是的，绿色的数字又跳出来了。原来，较复杂的问题，机器也要多想一想，是吗？

有过不能选择的时候。

中学分配办公室的老师有一张毕业生名单表，家庭栏里简单的几个字就决定了一切。有门路的参军去，没“问题”的留在工厂，有“问题”的或“未定”的下农村。真是简单、明确、干脆。

可是现在，我可以选择了。不仅可以选择学什么，还可以选择作什么。星期天，是跳舞还是啃书本，是上樱桃沟还是写文章，全得做出选择来。这是一种幸福的权利，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。

跟随我的是那个素不相识的姑娘的影子。

也许我是无须忏悔的，因为我从来没有伤害了谁，我吃的苦也够多的了。但是现在，我既然没有和一个好人共同受苦，我就感到自己是有责任的。在人民、祖国和历史面前，我做了些什么呢？

计算机不能解决人类的全部问题。但是，什么样的文学，才能和科学并肩成为人

类精神的顶峰呢？

我想认识世界和我自己，并且，不是浮光掠影，我还想做点什么。

春天，春天已经来了。迎春花已经凋零，柳絮飞舞着。洁白的苹果花缀满枝头，这是有希望的、会结果的花，是最美丽的花。

我注视着容光焕发的湖面。我不是来顾影自怜的。我只希望，今生今世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我都能有着透明的心胸，纯净的感情和活泼泼的思想。

人们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代人，为时太早。因为这要看我们给历史真正留下了什么，而不仅仅凭我们说过什么和想过什么。

你会看到结果的。

我想告诉你，我将尽我所能。

未名湖，你听到了吗？